

戰後美國對華記



著 等 堡 倫 愛
行 印 店 書 衆 大 連 八

戰後美國與日本遊記

愛倫堡等著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國與日本遊記

著者 愛倫堡等

出版者 大眾書店

總店 大連天津街一三三號

分店 旅順・金縣

印刷者 大眾書店印刷廠

民國卅七年八月初版 一——二〇〇〇

目次

遊美感想	愛倫堡 (一)
今日的美國平民	愛倫堡 (四)
華盛頓遊記	萊皮斯基 (七)
美國式的自由	米爾西科夫 (一五)
美國的『天堂』	良波奇哥夫 (一八)
黑人在『自由美國』	愛倫堡 (二五)
白與黑	愛倫堡 (三四)
旅美印像	阿列克謝夫斯基 (四一)
在『自由』美國	柯爾納楚克 (四四)
美國的文化迫害	拉皮茨基 (五〇)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	克瓦沙 (五七)

美國旅行雜記

莫克斯 (六〇)

航海歸來

基里寧柯 (六七)

矛盾的國度

愛倫堡 (七二)

兩種美國

秋江譯 (七七)

墨水和鮮血

愛倫堡 (八一)

覆勞倫斯先生 (關於了解美國的問題)

愛倫堡 (九〇)

美國的進步運動

奧澤洛夫 (九五)

二

東京之夜

約爾丹斯基 (一〇三)

京長之行

約爾丹斯基 (一〇七)

廣島長崎紀行

維梭考奧斯特羅夫斯基 (一一一)

原子彈炸過的長崎

庫爾干諾夫 (一一八)

隅田川畔的奇遇

約爾丹斯基 (一二五)

被奴役的日本農民

拉索羅夫 (一三〇)

遊美感想

愛倫堡

美國之反蘇思想家喜歡將蘇聯描寫爲一所巨大之營房，說其中所有人民均屬相似，但事實上我不知道有什麼國家，其標準化程度，有如美國那樣徹底。

我曾訪問美國數十處城市，除紐約、舊金山、新奧利安與布士頓之外，我發覺這些美國城市已失去其原來之特色，此等城市僅爲若干數量美國人之集中，連每日所用之物件亦係標準化，到處均爲相同之褲子，相同之咖啡壺，相同之安樂椅。

我對這些並非含有責難之意。反之，由於美國之大規模生產，美國人已能提高其物質生活水準。但在生活之類似中，有若干單調之徵象：如同樣之房屋，同樣之家具，瓷器與衣服等。我與嘲笑美國標準化之歐洲鑑賞家不表同意。縱使一切事物均屬同一典型，但每人均有獲得之機會。

至於道德上之某種標準化，實更應表示遺憾。美國人極喜高談「自由」，但他們的觀點，趣味情緒及其行為事實均受外界之影響。報紙與電影完全剝奪了人民之個性，此乃美國境內娛樂情形呆板之原因。美國人深知賺錢之方法，但尚不知使用金錢之方法。他們對於工作之能力遠較之娛樂能力爲大。

美國最有興趣之事，或爲彼等露天之活動，在海濱一帶，青年人似甚活躍而有生氣，但在電影院中，則觀衆之情緒極爲沉悶。美國到處有醉酒者，雖在美國大多數州內對於出售酒類均有若干限制。

在比較短促之時期內，美國人已創造一種可觀之技術。我親見他們建造摩天樓之迅速，狄脫羅工廠中製造汽車之準時與精良，以及使人民每日生活日趨簡易之各種發明。我們不得不讚揚美國之公路，沿途有價廉而舒適之小屋，駕駛汽車者可以隨意過夜。若干美國人看見美國之工廠，紐約優美之大橋，自動食堂及電氣剃刀之後，極易想像人類全部文化已集中於美國。在傑克遜地方，某新聞記者對我說：「羅馬爲一航艦與平淡之城市，一無可觀，既無摩天大樓，藥房又極簡陋。與羅馬相比較，傑克遜簡直如首都一般。」

但是，我怎樣向他說明文藝復興時代之建築決不下於傑克遜之摩天大樓，以及除出賣雪茄自來水筆或口香糖之藥房，尙有其秦恩之彫刻與拉凡爾之巨幅壁畫？

美國人對外界之智識不充分。一批學童中竟無一人能說出一蘇聯城市之名字。政治水準，人民對於各參議員之生活頗詳，在許多州內，「社會主義者」這字具有侮辱之意味。

美國報紙常謂二黨制度爲真正民主政治之一種保證。但值得注意之一點，即兩黨間無一清楚之思想界線，或北方共和國與南方各洲意見上有何差別。

美國進步途徑與古老歐洲之發展不同。法國以哥德式之教堂及抒情詩人爲始，而美國則以汽車，藥房，食堂與淘金熱開始。美國之物質文化迅速抵達高水準，但該國之精神文化則僅在初步階段。

但鑒於美國人之機智，生氣與活力，我們相信此一偉大人民之精神文化將成爲偉大與獨立。在一般美國人之政治思想中已發生若干改變。忠實與有思想之人士，明瞭歷史之進步過程者，

均結集於故總統羅斯福之周圍。縱使他們目下已被免職（或自動引退），但故總統之活動並未消失。工人對於彼等國家之任務，已開始表現獨立之思想與覺悟。工人爲騙子及賭棍所左右之時代業已

過去了。我們發現美國科學家對於世界之貢獻。美國作家與法國作家不同，與人民有密切之聯繫。電影方面已產生一種真正之幽默，如卓別林與馬克斯弗兄之天才表演，狄斯耐之卡通，其中具有真正之詩意，足以感動人心。此外，紐約之建築亦具佳點。

美國之智識份子業已存在。目前雖仍柔弱與畏縮不前，但勇敢之人物已日趨衆多。他們深知一般美國人之精神水準必須提高，俾與其技術水準並駕齊驅。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的美國平民

愛倫堡

美國平民一天一天地從他們的報紙上讀到了別的國家要損害美國。農民、小職員、職員都嘆着氣：『我們又被愚弄了。』美國平民不能夠感覺有美帝國主義這樣一個東西存在着。他們只是習慣地喃喃說：『美國所要的一切就是和平。』

反動勢力現在已改取攻勢了。我到美國恰在震憾全國的大罷工的時候。鑛工和鐵路工人都放下工具。反動派就用農人來對抗工人。罷工自由是一九三二年宣佈的，却在一九四六年被反動派拋棄了。共和黨在最近一次選舉中所獲的勝利，使得反動派的凱旋合法起來。

原子的橄欖樹枝

然而我以為罪惡的得勝是暫時的。一般美國人還沒有達到政治上的成熟這是真的。當他們的統治者在他們背後改變了國家之舟的航路時，他們一點也猜測不出。他們天真地以為那些反動派份子正繼續着羅斯福的工作。

他們不知道歐洲，世界對於他們是以兩個大洋為界的。美國平民很天真，他們自以為是民主制度的保衛者，最愛和平，最開明的人，同時又最善良的基督教徒和道德家。他們以為在美國人手裡即使原子彈也成為撒撒樹枝了。

然而，美國平民都有善意和良心。他們並非都受過優秀的教育。他們已經中了種族偏見的毒。他們崇拜鈔票，雖然在禮拜堂裡他們聽到牧師痛罵着黃金的罪惡。美國平民也許太自信了，可是他們既不惡毒，也不愚蠢。

後天

復員的軍人已經回家了。他們正在重新尋找着生活的地方。他們一州一州的遷徙，一城一城，一個職業一個職業地掉換。罷工此起彼伏。物價漲了。有些人錢是多得太多了，有些人則少得太少。那些出售奢侈品的商店總是擠滿着顧客。一雙鞋子賣三十個美金比較賣三個美金更容易銷掉。

人們樂於思想明天。他們老早就把昨天忘記了，而後天呢，他們寧可一點也不去思想。

如果有時不可避免的危機和失業這種思想闖進他們的腦際，他們就把它驅逐出去；他們願在災難之前煩惱一天或者一年。許多美國人都已經不止一次地經驗到由貧一變而富，由富一變而貧。他們已經懂得某種命運主義，隨寓而安地生活着。

羅斯福已經完全表白了千千萬萬的美國平民心裡最好的意思，他們的道德和忠誠，他們的渴望和平。他是一個大政治家，其偉大足以和他們的國家相稱。當他逝世的時候，美國平民的確覺得自己是迷路的人。小政客躡起了，到處都有論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文章出現在報紙上。

美國平民都覺得很不安。他們憤恨民主黨的迷惑昏亂，就投了共和黨的票，雖然他們曾經一度譴責民主黨太像共和黨了。我再說一句：美國平民在政治上是一個小孩子，對於這件事，他們並沒有什麼選擇的……。

然而，以爲他們不會思想，不會感覺，也是錯誤的。他們的輕信有範圍。他們可以投票擁護那些大聲呼喊着『防禦戰』的乖巧的煽動家。但是要他們去無的放矢地作戰——那是一件不同的事。

羅斯福的朋友們

我曾經和美國前任副總統華萊士作過一次很長久的談話。他是一位善良的美國農民，有純正健全的事業心，有高尙卓越的目光。他閒下來就在花園裡種作。他旅行了不少地方，通曉西班牙文、也懂俄文、而且有高瞻遠矚的先見。反蘇運動在他心裡即沒有道德的成份，而且也是愚蠢的，他了解一般美國人所關心的人事。

華萊士並不孤獨。幫助羅斯福而且是他的朋友的人們，是站在他這一邊的，例如前任大使台維斯，(Davis)。上議員悲柏(Apper)以及別的人。乾燥的土地漸漸從虛無中出現了。進步的人們在席上發言的集會已經有幾萬人參加了。美國的工人現在正思考着他們的歷史使命。煽動家和冒險的世紀走到了末日。

增長着的知覺

美國日漸成長了！我這兒說的是人類的知覺，並不是摩天樓。一年一年，被認爲（雖然模糊不清地）是『進步份子』的人越來越多。要求給黑人以人類的權利，厭惡偏見，偽善，偏狹，譴責支持弗朗哥的就是他們。想根絕德國國內外的法西斯主義而熱情的關垂着蘇維埃人民的文化的也是他們。

當然這些人還是少數。但他們是思想着，追求着真理，而爲真理奮鬥的少數。（黃炎譯）

華盛頓遊記

萊皮斯基

一個灰色的微雨的早晨，摩天樓的樓頂消失在低垂的雲霧裡。紐約城醒來的很早，特別是它的勞動階級同營業地帶，以及廉價的娛樂中心地點。波瓦里街上污穢的高高低低的房舍吐出它們的衣衫襤褸的住客們。第三道街的升降電車在頭上咆哮着，騷動着，載着到城內各處上工去的人。食物和用品的給養是分裝在大卡車和小手車上。早晨的紐約並沒有像你看見過的那些清靜歐洲城市的清道夫。人行道上亂七八糟的都是垃圾。百老匯路因為某種緣故是要比其餘的街道更不像樣。那裡亂擲着紙烟頭兒，包東西的紙和報紙碎片。

雖然才不過是早上七點鐘，百老匯路的電影院已經開了門，電光閃爍在五色繽紛的廣告上，賣「可口可樂」(註一)和「熱狗」(註二)的人也出來做買賣了。

一輛黃色底子上塗有綠色的公司標記的漂亮汽車送我們到盆斯瓦尼亞車站去。在開車的前十分鐘，擴音機廣播說去華盛頓的火車在第九道鐵軌上。等車的人都很快的跑去上車。

火車飛速地躍過污穢的工廠城市，躍過許多都差不多一樣的小城市，那兒有同樣的暗黑色磚瓦的房子，同樣的藥房，同樣的電影院，和德士古與ESSO汽油站耀目的輪油罐。

工廠與作坊，機械工廠，紡織工廠，罐頭工廠，倉庫，穀類升降機，很快的一閃過去。薄瘠的田地，枯萎的樹木，光桿的灌木，與焦黃色的土。

由紐約到菲列達爾菲亞的鐵路線上，好幾十里都在道旁樹有紐約各大旅館的廣告牌子。

在這裝置舒適的普爾曼車內，大多數的旅客都是商人。有些人在靜靜讀他們的報紙和雜誌，另一些人在講話。講話的題目是今天報上的前任美國駐英大使溫南特的自殺消息，和最近的賽跑記錄。有一個女人大聲地念一段有關肉類，牛油，肥皂和咖啡的再度漲價消息給另外一個女人聽。

威爾明頓，它的近郊是一整個由腐爛的木板和洋鐵罐所搭成的小屋子城鎮。

在總統的住地，政府和議會的所在地的合衆國首都，新來的客人在最初就對某些醜惡的風俗與習慣感到驚駭了。

我們在國家報業俱樂部午餐，俱樂部是在這城市的中心第十四道街。華盛頓報業俱樂部不招收婦女和黑人種人的會員，雖然二者在美國報界都佔有相當的部份。它甚至於拒絕白宮和國務院所委託的女新聞記者們。這俱樂部自己已有幾處飯館。只有一個飯館准許女人進去——這也並不是指的女新聞記者，而是指的記者們的太太。

另一方面，這俱樂部對商人和律師却開放，他們很明顯地是和報紙有重要關聯。在報業俱樂部的酒館裡，報界人士是與商界代表聯合起來了。

美國的幾個大通訊社在這裡都有他們的發報機。也就在這裡，不同的政府機關、公共團體與大工廠把它們的情報送給報館。

報業俱樂部的牆壁仍可以訴說許多故事。在這裡，喝完一杯威士忌酒，在牌桌或台球桌旁，謠言與獻媚的話便產生了，國內外的新聞也製造出來了，邪惡的扯謊的故事也聽從好戰分子的命令而寫出

來了。在這裡，通訊記者交換他們的情報，有時也拿它來做買賣。某些美國報紙的華盛頓觀察家整天的消磨在這俱樂部裡，從早到晚，甚至於不去接近外面的世界，便在這裡寫他們自己的文章。

下面就是不久以前發生在報業俱樂部的一件事。華盛頓P.M.的通訊記者依西朵·斯通有一次宴請一位有名的黑人。處女島的長官威廉姆·海斯特在他的俱樂部裡，和他一起吃飯。他們坐下了，雖然這位俱樂部所有的待者都是黑人，却沒有一個人敢來伺候有黑人在坐的這張桌子。斯通把經理叫來，並且和他打了一架，但是那也沒有用。因此，這位P.M.通訊記者就同他的客人走了出去，並且以退出俱樂部做為抗議。

在華盛頓，到處都可以見到種族的界限。祇有一個黑人通訊記者被允許參加總統在白宫召集的新聞記者會議，雖然在合衆國有着許許多多的黑人辦的報紙。

黑人整整佔華盛頓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他們在全市中心地帶是不能走進任何影院、飯館、理髮店或旅館的。在理髮店的門口有幾個字警告說：『只爲白人而設』。

最近，在總統的民權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上有許多最可惡的對黑人歧視的例子。那上面說：

『華盛頓對待美洲黑種人的可恥與謊謬態度爲許多來這裡的黑皮膚外國旅客所矚目……許多外國官吏被認為是美洲黑種人，因而遭受拒絕吃、住與娛樂的待遇。』

美國首都的文化生活是很貧乏的。需要說一說的是在全城祇有一個戲院，並且是最低級的一個。雖然有着『國家戲院』的好名字，但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公司去經營它。

這個戲院也不准黑人進去。不久以前，演員平等聯合會——劇場職業者的工業聯合會——決議自一九四八年起，它的會員將不再在這戲院的舞台上出現，除非管理方面能去掉他們對黑種人的歧視。

官方的華盛頓位在城市的中心，這兒你可以找着聯邦國家的三角形——白宮、議會，和各部的建築。華盛頓的整個中心是一座美麗的花園。

在白宮，新聞記者集合來開總統召集的報界會議。在總統半圓形的辦公室內有淡綠色的牆壁。門上高掛一個金質的馬蹄鐵（註三）用黑天鵝的襯底鑲在鍍金的框子裡。

新聞訪員們埋怨着說這屆總統的報界會議常是很乏味的。華爾·里甫門事實上已建議過杜魯門應該放棄再把他們集合到一起這種事，他說因為會議沒有給任何人以任何材料。像例行公事一樣，每次都是杜魯門拿出一份預備好了的聲明，於是新聞訪員們就都疾馳到電話機前面，推推搡搡的搶着要先將這些材料比他們的競爭者更早的通知給他們的報館。

這一次總統沒有事先預備好的聲明，他要新聞記者們提問題。但是他回答的時候，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要看看他的顧問克拉克·克里福，對於所提出的大多數問題，他都回答說：「我不知道……沒有意見……我沒有讀過那個……我沒有看見過。」

新聞訪員們離開了這個報界會議，只是感覺到不愉快。

在白宮爲委託記者所準備的屋子是一塊擁擠着書桌、電話機和打字機的小地方。五六張桌子上面放着幾十個電話機，每個記者都有一個專用電話。上面還有瓶子、玻璃杯、茶杯等等。在牆上，你可以看見幾十張新聞記者們在不同的時代和歷屆總統合拍的照片。

還有一大張湖佛的像。今天在白宮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偉大人物。不久以前，在麥狄生廣場公園的一個大會上，亨利·華萊士說：

『我們一定不要忘記何柏特·胡佛先生。當佛蘭克林·羅斯福死去四十六天以後、何柏特·胡佛便被白宮歡迎進去。兩年以後，胡佛的思想指導着我們的外交政策。在今年二月，胡佛先生作為杜魯門總統的特派視察員到德國去。今天，他敦勸重建德國工業的報告是我們整個重建歐洲計劃的核心。那是一個直接違反波斯頓協定的計劃。』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測驗出胡佛在華盛頓的勢力。那就是他領導了一個制訂改組政權機構計劃的團體。這包括了二千五百個政府機關——各個部、各種會議、委員會和辦公處等。

許多年來，美國國務院一直就是在盆斯瓦尼亞街的一所緊靠白宮的老建築物裡。因為國務院的職員團體隨着美帝國主義的慾望而膨脹，近來，這約有五百間屋子的老地方就顯得太狹隘了。

在馬歇爾將軍就任國務卿以後不久，整個的國務院機構便遷移到一九四〇年為軍事部所蓋的那所房子裡去。新國務院的裝置仍然和軍事部在時一樣，去拜訪的客人頭一眼就會在走廊見到一幅畫着坦克車與槍砲的大壁畫。

至於軍事部，則是在戰時就遷到由華盛頓越波他麥克的哩爾幾尼亞州，阿靈吞的五層建築物潘他更大樓去了。這就是新的國防聯合部。在那裡，有少數人是最近直接由華爾街（註四）來的。

國會設在動人的議會大樓裡。在參議員的會議廳裡有九十六把各樣式的座位，和小的桃花心木桌子。另一間希臘式有大理石柱子的半圓形大廳是叫做彫像堂。胡亂蒐集の彫像會使拜訪的客人吃驚。那些彫像的排列並無規律。有些像擋住了別個像使人看不見。似乎每一州都有權利在這裡放兩座它的『先進子孫』的彫像。靠近由那布瑞司卡送來的布瑞陽像的旁邊，是一座法西斯主義議員胡一朗的

是爲他的後台老板

——資本家

說話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美國國會又通過了臭名昭著的塔虎脫

哈特萊法案（註二），限制工人的權利。杜魯門在好幾次演說中，都裝模作樣的說：美國工人如果要求罷工，美國就不能「救濟」外國那些苦難中的人民，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美國工人要是不多出血汗爲資本家多製造一些物品，美國資本家就沒有東西去侵略別國的老百姓了。戰後美國保持着龐大的武力，這筆軍費，以及對外擴張侵略的費用，也是加在人民身上的。美國人民在一九四八年在這方面的負擔，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十四倍。

戰後美國人民的生活，便愈來愈貧困了。生活下降的結果，必然引起人民大眾的反攻。一九四六年全年，美國發生的罷工事件達五千次，參加人數七百萬。一九四七年一月到十一月，發生罷工事件三千三百廿五次，人數爲二百二十萬。

註一：美國鋼業公司一九四六年利潤爲八千八百六十萬，一九四七年爲一萬萬二千六百萬。

茵蘭德鋼業公司一九四六年爲一千五百六十萬，一九四七年爲二千九百八十萬。共和鋼業公司一九四六年爲一千六百萬，一九四七年爲三千一百萬。國際收穫機公司一九四六年爲二千二百卅萬，一九四七年爲四千八百四十萬。鍊鋼聯合公司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利潤爲三千九百萬，比一九四五年第一季一千萬元，幾乎超過四倍。

註二：一九四七年六月，美國國會通過一個反勞工法案，限制工人罷工權利、取消工會集體議價權及工人進廠須參加工會的決定。該法案是反動議員塔虎脫、哈特萊提出的，故名。